



^ 16  
2842  
2





門 16  
號 2842  
2

堵文忠公集卷三 奏議

宜興堵允錫仲緘著

救時二十議疏

奏爲時事已極危封疆已大壞不出非常之治曷奏非常之功仰懇聖明盡破積習俯採狂言以圖興復事臣守土下吏目擊兵荒敵寇之禍日深捍禦之方無恃兵譁於伍民潰於野固已逆知今日之憂當有不忍言者然猶謂封疆之事封疆之臣任之臣何敢窺井而談天下事卽臣十大弊一疏亦止據所見聞不敢越俎夫亦

早稻田大學圖書館  
25.5.20  
未



曰在官言官云耳詎意七月間負擔濟江而武昌失守  
逆獻已據我上游十月間復冒險紆道江右而岳長衡  
寶全陷袁吉建臨被摧逆獻且潰我心腹再聞邊烽不  
靖秦師墮謀叛兵土寇縱橫蹂躪破城掠邑之慘皆無  
虛日瘡兵焦火之民僵塗靡子外爛內訌瓦解土崩天  
下之事一至於此臣不知當事之慮又何恃以鞏靈長  
也三代之後弱莫如宋其受盜賊外敵之禍最深然兩  
河血戰力屈而志猶堅襄樊受圍六年而攻不拔李成  
楊么輩俱烏合獸散以時遂滅故得專意辦敵江左偏

安較之今日敵騎四入而兵不交鋒寇犯七省而攻無  
堅壘者其爲強弱治忽不大相懸絕哉故臣以爲時事  
之危已全危極危近在旦晚而非歲月封疆之壞已一  
壞再壞剝在膚足而非門庭寇盜有非常之圖國家處  
非常之變必藉非常之主積非常之慮下非常之令而  
後非常之治可幾非常之禍可救也臣何敢復顧身名  
復循忌諱將救時急著別爲二十款一曰修攻同之令  
二曰通上下之情三曰尊闕轂之推四曰明忠義之訓  
五曰大彰瘡之權六曰專疆場之寄七曰修屯牧之制



八曰講溝洫之利九曰下哀痛之詔十日罷勦練之餉  
十一日和主客之兵十二日勤將帥之略十三日勵廉  
恥之風十四日練鄉堡之卒十五日斥奢淫之習十六  
日用車火之長十七日重間諜之賞十八日募徼塞之  
良十九日弛關市之征二十日除寇盜之囹已上款件  
或似憊而觸時或近迂而未切或矯枉甚則憚更絃或  
創始難則駭衆慮臣非不知言而無當當而難行行而  
不遂然此何時也已危矣已壞矣主憂臣辱主辱臣死  
今正臣等授命之日也不馬革裹尸則當解衣就鑊尙

安敢默默惴惴而已哉乞皇上念臣狂忠特加採覽卽  
議施行庶羣策合心羣力畢舉敵駭於路寇食我糗不  
十年而千百世之疆場可清治安可復也微臣幸甚天  
下幸甚

修政同之令

臣聞我車旣攻我馬旣同周宣所以中興也又曰韎韐有  
奭以作六師彼韎韐者非儼然天子乎以冕旒而事弁革  
識者咸以爲創見且褻周宣不以爲褻行之不疑用是積  
玩之六師勃然作其新氣而車攻馬同捷如桴鼓四裔來



北齊書卷之三  
三  
庭諸侯賓服中興機軸全本於此豈非風行草從志壹動  
氣將大有爲之君必有非常之舉乎由今考古內侵外叛  
何異曩時皇上神武天縱何遜周宣一人震疊溥天敵愾  
臣知有志之士想望此舉非一日矣乞皇上丕振新圖躬  
行巡閱飭文武以修明之制訓士卒以忠義之心明大賞  
彰大罰蒐乘簡騎舉能拔材昭布威令於天下曰巨盜逆  
天猾夏死寇奸常虐民得罪於天地祖宗朕秉斧鉞率天  
下忠義之士與同討之其有馘賊渠立殊功保境安民蕩  
勦殄醜者朕與同功爵賞不吝其有養寇邀祿縱兵殃民

觀望不前僨事失律者朕與同罪誅戮不後使天下惕然  
於天誅之必不可稽而皇上之經營宵旰惟敵寇是求也  
凡有血氣之民孰不思悉其智勇以應皇上撫髀聞鼓之  
慮旌旗壁壘赫然一新矣夫雷霆者蟄伏之令征伐者天  
子之威陽春發聲龍蛇畢應一人首出萬國景從宋眞宗  
以一中主行之澶淵尙振百年之基業况如皇上遠軼漢  
唐豈不事半而功倍乎特慮天駕遠臨法制過密糜費上  
官張皇億兆則安民之舉反以厲民乞皇上盡去扈蹕供  
應之虛文務張撻伐會同之盛事京衛以時蒐閱務使名



實之足稽邊鎮歲一巡行儼如臂指之相攝將見自將待  
邊而遠方喙駝天威儼咫尺而萑苻革面矣伏乞聖裁  
通上下之情二

臣聞內理則外寧志同則事舉方今寇敵交乘四方崩裂  
幾於不可收拾所恃惟皇上秉乾綱於上百官秉成憲於  
內有司宣政化於外并力以營同心而濟猶慮不足況尙  
敢以文貌相蒙阿比是狃乎顧泰交之盛至皇上而極矣  
尊輔則友而不臣肆肯則斥而旋復延英時御登聞無忤  
追跡古代何以復加而臣猶以上下之情鯁鯁過慮者則

以主聖而臣愚主親而臣逃主求乎臣者無所不至而臣  
之所以事主者誠悠悠而有所未盡也皇上睿斷夙成其  
爲投水轉圜如此臣下蒙錮莫開益見遷徙惶惑如彼將  
聖人何自而採芻蕘之益皇上虛懷下濟無隱不昭無遐  
不被曲爲接引如此臣下遜避不遑鄙無以明巷弗知遇  
莫可階升如彼將一堂何自而聯萬里之睽皇上寬爲容  
與則濫竽者進皇上嘉與維新則僥倖者進皇上開明試  
之典則口舌得官者不慚皇上廣闢門之求則九有示勸  
者雜至在皇上之聰明不啻如帝舜之四達如此在臣下



增文忠公集 卷三 五  
之泄沓無解於孟氏之三言如彼將撫髀何自而憫才難  
之憾凡此皆臣下之負皇上然而提挈勸掖之權則端在  
皇上也伏乞少貶天縱益決江河召對勿拘品格之故事  
使凡懷一得者皆能瀝其肺肝批荅勿沿下部之虛文使  
凡有可採者卽能措諸實事通其志無責其文課其功無  
取其說小善不遺小誤不罪如家之人處家事主伯亞旅  
之輩各盡其才如舟之人濟大川邪許叱唾之聲不程其  
鄙小臣不遺遠臣弗隔勿任而存疑勿委而猶吝將見上  
不自聖下忘其愚上予以親下自勿逃上責實而下不敢

徇名上推誠而下不敢隱匿蓋天生人才原足一代之用  
邊有志義之臣朝有法拂之臣君臣道合朝野同風臣知  
敵馭寇戮只在指顧之間耳豈借才異代哉風雲燥溼之  
情其所以通之者此道得也伏乞聖裁  
尊圖轂之推三

節鉞之盛至今日而極矣有督師有撫院有治院有總鎮  
或主兵或主餉或專主地方或專主追勦豈不濟濟赫赫  
威權相頡悉其能事以畢力於敵寇哉然而敵日橫兵日  
譁封疆日削生靈塗炭者正由事分則多事權分則無權



也夫地方之賊責在地方今分撫與督則主客甘苦不啻其格格不相入矣若兵與餉之相需猶弓與矢之在手此主調發彼主徵輸譬之一人張弓一人發矢雖由基后羿不能穿十步之縞況欲其滅敵制勝乎卽敵寇以觀敵不過封豕嚙狗非有契丹兀朮之雄寇不過亡命烏合非有安史巢溫之傑然而合天下之力與之持衡二十年而不足者彼合而我分彼速而我緩彼重而我輕彼戎馬倏忽決機於兩陣之間此文檄紛牽決勝於廟堂之上也用是各方俱潰人視畏途一缺被推疾如仇寇則取闕穴不堪

浮躁喜事者當之嗟乎天下事已至今日尙忍以國事民命爲兒戲乎哉以臣愚慮莫如併各鎮之權合衆鎮之力破文武之見一兵餉之宜開中外之財慎方面之選國初禦敵爰制九邊仍分九督寇陷中原當其衝者楚豫鳳淮齊趙秦蜀八省盡以地方將吏錢穀委之一應勦禦惟其措置一應事權惟其統馭無兩雄同棲頡頏觀望之嫌則各鎮之權併矣皇上特下一勅於邊督使九邊之勢如率然以遼薊爲首甘肅爲尾使首尾腹背互應量受敵遠近程以時日責以信地如遼邊於某日某地遇警則薊鎮於



某日至某地宣大於某日至某地延固於某日至某地推  
之各邊亦然或扼其首或衝其腹或邀其歸有違誤時地  
者坐以失律克敵斬獲主客同功皇上再下一勅於腹督  
使八省之督如轉輪以豫爲轂以楚鳳淮齊趙秦蜀爲輻  
輳外以衛轂一方受敵七方合圍如楚受敵則寇南向矣  
川鳳擠其項秦淮衝其腋趙豫遮其背推之各省皆然亦  
程以時日責以信地有壑鄰縱賊者坐以失律克敵斬獲  
主客同功則散而爲九爲八合而爲一將敵少我多敵分  
我合而各鎮之力合矣邇年以來文武竝重莫不以上馬

克敵者武也中權節制者文也然究竟奏績死義之效盡  
出文臣而望敵先潰無敵自譁不可問詰者率皆武弁可  
以知詩書之澤遠於超距之雄矣夫暇日而相與抗衡又  
安望臨危而聽其節制督之令不加於鎮將鎮將之令不  
行於偏裨偏裨之令不行於行伍夫主將不足以制三軍  
之命而又奚以制死敵之命乎旣畫地而設督則合軍而  
稟令尙方之賜自將而推凡不用命者皆得加之則悍弁  
驕卒知警而文武之見破矣夫爲地方而設兵因兵而措  
餉緩急異宜彼此殊勢臣請悉料天下邊腹之地除江南



兩浙閩粵而外分爲極邊次邊近邊三等與敵寇衝接者爲極邊被寇敵殘破者爲次邊當敵寇之馳突者爲近邊九塞豫楚極邊之地也秦趙晉齊淮蜀江黔郡縣之外時者次邊之地也郡縣之內保者近邊之地也極邊之地則申便宜之令有能復一城保一縣者卽以城縣委之兵餉自措永不徵科次邊之地則盡籍壯而爲兵而盡免諸餉近邊之地則盡稅畝而爲餉而悉免其外解輸邊餉練邊兵殺邊賊此事理之平呼吸之應也乃今接邊之民病極矣而徵解不免勦練之餉盡誅之沿邊內郡矣而外解更

急將使秦兵而楚供蜀餉而趙卒彼籩此匕怨讟繁興此兵譁餉潰所由來也今請命各鎮自捍一方自食已地邊地爲兵則自捍其家以捍國將邊有餘兵腹地爲餉則捐已力以救已災將腹有餘餉輕重伸詘悉督爲政不拘成額推而行之天下凡邊爲兵凡腹爲餉兵不外募餉不別用則兵餉之宜一矣古有言闔以內寡人主之闔以外將軍制之又曰軍中間將令不聞天子詔此治邊制勝之要術也今中樞不思未用而慎其人徒思已用而撓其柄夫敵患在捷忽而成算在千里雖孫吳不能以決勝也今惟



以將之才不才責中樞兵之治不治責各督國容不入軍  
軍容不入國則中外之肘開矣夫朝廷用一督則三軍之  
成敗係之一方之安危係之卽天下之治亂係之可不慎  
與故孟氏有言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言未得而慎之則  
擇之之難也又曰堯以不得舜爲已憂舜以不得禹臯陶  
爲已憂言旣得而任之則用之之易也故漢高任一韓信  
而兵強昭烈任一諸葛而國治宋不任韓岳而國削元不  
任脫脫察罕而歷終其明驗也乞皇上用人勿疑之效始  
於用人勿輕徵諸實事驗諸輿謀始則有夢弼卜賚之勞

旣則有築壇推轂之典則方面之選得矣行是六法以慎  
闡轂之寄則方叔召虎得一二元老而天下賴以治安百  
世勿替奚用紛紛節鉞築舍道謀責書掣肘者爲乎此轉  
分爲合挽弱爲強中興之上策也伏乞聖裁

明忠義之訓四

當事者惟知調兵不知選將惟知養卒不知教卒夫兵猶  
火不戢將自焚兵猶水不堤將自潰今者邊有叛卒腹有  
潰兵焚決之禍亦旣彰明較著矣尙不思所以變計乎旨  
哉七年之教可以卽戎不教之戰等於棄敵孔子之訓迴



出孫武之上也邇來抽練之條非所以寓教乎然而治兵不足糜餉有餘行之十年未有寸績者徒事操演之虛文無益親死之實效也臣竊謂治民莫先於治吏治敵莫先於治兵治兵云何束其形專其業奮其力要以明其義而已行隊步伐作止進退所以束其形也旌旗金鼓弓矢戎兵所以專其業也重賞以購之嚴罰以懲之强者激之不及者勉之所以奮其力也然而衆技畢舉大義不昭則形曠而神離業張而氣弱力銳而志鈍見利則趨見害則避反戈相向疾如寇仇古者仁義之旅三千一心貪暴之師

億人離德豈有他哉忠義之訓素未著於師貞而所以教之者不以其道耳乞皇上著爲教練之令選卒而爲將則將將皆率學選民而爲兵則兵皆夙教制器必銛選藝必精募士必良用材必當出令必信論理必明治氣必馴鼓志必銳將帥教其偏裨偏裨教其行伍務如父之教子師之課弟居處與親甘苦與俱技藝與習講說與明登其俊又勉其庸鈍鋤其強暴教兵者旦旦而司教不可或曠也受教者旦旦而爲兵不可使逸也故句踐之滅吳也以君子六千漢武之破敵也以良家三郡試味君子良家字



義豈是不識義理亡命游手之輩今欲以一呼而集之猾漢當百戰百勝十年作賊之強寇庸有幸乎臣自筮仕時願爲皇上開武學募有身家膽力子弟得三千人身親教之期年而用請自當一校以頸血報皇上適以出守長沙疏成未奏夫當病畜艾爭目爲迂迨後而求今猶未晚諺云養兵千日用在一朝甚矣語雖小而可喻大也伏乞聖裁

大彰瘡之權五

人君秉權出治政刑二者而已商之頌曰不僭不濫而皆歸於不敢怠違明乎刑賞天下之公非一人所得而私也故好惡不辨不可以齊家是非不章不可以治國舉措不當不可以平天下況今何時也懸華袞不待時猶疑不足以彰勸懍斧鉞不旋踵猶慮不足以懲尙得拘牽成格優游不斷乎祖宗仁厚垂訓不濫賞不忒刑約非軍功不俟非大逆不戮其他優禮大臣有過不遽顯斥多爲曲貸諫垣有罪止於褫職不開告密之門不行羅織之罰種種良法卓越千古率由成憲何可輕議開僥倖刻薄之端然時有進退道有張弛敵寇以肆掠之利餌其衆而我猶惜



不次之賞敵寇以不測之戮劫其民而我猶寬不赦之條  
彼勤我怠何以奏功乞皇上分別奸良大明黜陟被敵之  
處有卻賊保民者錄其功更蠲其賦有仗節死義者恤其  
身更官其子孫舍是而有望風披靡者貪婪啟寇者驕很  
僨事者喪師辱國者擁兵縱賊者決壑病鄰者苟且偷生  
者此而不窮詰到底明正典刑則蠅顏狼視之人何所懲  
而知悛乎未也臣每痛恨聖明之世事事激濁揚清乃賄  
賂公行黑白錯雜苞苴載道良楛不分始也藉口門戶既  
或託言情面今則專言黃白矣內而廟廊外而僚屬何一

時不存心打點何一事不競事囑託臣誠不知舉國若狂  
人心壹醉至此極也再更幾春秋將成何世界臣以爲誤  
封疆營窟穴者不蒙顯誅則敵以召敵寇以召寇今日之  
禍誠無解於識者之譏矣五章五罪典刑具存仰奉三無  
恪承天憲是在皇上加之意也伏乞聖裁

專疆場之寄六

臣前條旣言尊闔轂之推矣此又言專疆場之寄者何也  
良由強兵卻敵足賦安民之略提挈雖在各省而著實下  
手處斷必屬諸府縣大哉王猷以修練儲備四事頒行有



司蓋亦權歸府縣之明訓也然而未有其效無當於明旨者固有司奉行之不恪然今日有司疲困極矣一耗於催科再耗於迎事雖并夜以營幾無一刻之暇威令不行搜括已盡將無米而炊何辨一時之巧志士扼腕庸夫瞠目等歸無濟也臣前地方一疏有郡縣之職將無過夷倖幕之官將無過卑三款蓋幾幾以任守令選佐貳爲言而議慎擇專委久任之法試最保舉所謂慎擇也加勅便宜所謂專委也加銜近調所謂久任也誠得三法而行之則府縣之肢體得展志力得齊地方之甘苦既親利病必悉內

地則有農桑富安之治邊境則有鎖鑰保障之功保民制敵之策端不外此抑臣更有說焉祖宗初制止設布按於行省而不設方面之官所以專府縣之力也厥後撫以代守按以代巡蓋亦天子五年巡狩之遺意而不專設今四方多故戰守竝急節鉞之權不得不尊矣然分疆而理威行各屬將何異唐之節度安保數世而後無跋扈之雄擁境內之力而譚河北故事者乎則皇上有特簡之府臣在彼督臣止主調率戰守之宜而不親地方兵穀之事雖欲威劫其民猶懼地方有司秉成冊而議其後也故無事則



臂指足以相使有事則犬牙足以相制隱合周初衆建萬國之意明法兩漢專重太守之制而去唐季藩鎮承襲之弊富強實效莫以加矣伏乞聖裁

修屯牧之制 七

漕政至今而孔亟矣漕弊至今而日甚矣夫國家定鼎西北仰給東南擁巨萬之艘動十萬之卒紆五六千里之道經期月之久輓七八百萬之粟率三鍾而致一以之足國備邊行之數百年而欲其長治不弊者臣未之前聞也故承平全盛則卒曠民困不可以久一旦有事則藉寇齎糧

民窮國耗揭竿脫巾之徒所在見告而禍不可言矣夫萬艘巨費也十萬卒全師也五六千里勞役也期月曠日持久也七八百萬粟厚儲也設漕院河院漕科漕道河道漕部漕有司皆重臣也且備員也卽皇上赫然震怒命帥出師發十萬卒食七八百萬粟治萬艘之械行數千百里之塞假期月之限南殲寇北逐敵亦一二年而事畢矣何故歲歲而疲兵歲歲而敝民歲歲而耗費歲歲而奔走威望重臣日督察於道路之間尙蒿目憂危維日不足乎古有言勞師敝民其國必匱今國家歲興十萬之師已二百餘



年矣兵疲矣民困矣國匱矣其亦可以變計矣以臣愚慮其改漕爲屯乎或曰漕已難改而屯益大難無已其或卽漕爲屯乎漕者漕於河屯者屯於野而臣曰卽漕爲屯者何也大江以南歲當承平生息日繁田畝益寡率八口之家而不及食一畝之粟是曰人滿大江以北兵荒游至俘掠死喪之餘十不得三一望荒蕪阜棘灌莽不可紀極是曰土滿皇上下令曰悉免直浙江楚之漕令輸漕之家率五石而出一丁自備牛種量道遠近徙北直齊魯徐淮諸曠地給畝而耕該地方有司加意安插務俾安業一年耕

熟丁輸五石而止餘耕所得悉以予之夫江南固多備力之人願食力而受徙而又有應漕之家以募之五夫爲偶共任一牛耕地布麥可闢二頃二頃所得稔凶勿論中歲可得百五十石秋糧不與焉額漕之外不但可以自給兼可以致富則民之從屯也輕計四百萬之漕可得百萬人之耕是江以南有餘土江以北有餘人且有餘粟此南北之利也明年皇上又下令曰輸漕之丁願久屯者歲勿易卽其所屯永爲業三年成熟卽屯起租三十取一盡免江南之漕而折以實邊則自京師以達江淮桑麻樂利耕鑿



鼓哺不十年而富庶之業遠邁千古也皇上又下一令曰爾漕卒年有運責今悉免爾運一艘十人應運四百石除抽強壯三人爲兵隨屯訓練以衛屯餘七人悉力而歸屯歲輸運租十石是一歲有三萬卒以備守屯更有十萬粟以備輓屯屯有賴而輸不勞衛以實而兵不困屯利而衛亦利也皇上又下一令曰爾抽三衛屯之兵旣食租於衛以從事於屯居久不可無恒業其募爾傭舍官給牛種而屯一年免徵再年還種三年起租亦三十稅一則衛卒益富而盡安於屯矣是一年之內有百萬人以事屯酌歲豐

歉之中人收十鍾是歲收千萬鍾之粟也皇上又下一令曰不論邊腹之地凡有土有人者皆悉從事於屯以無曠吾土游吾民情吾兵人民不耕土地不闢蓄積不多者朕執大法誅之有歸屯者官給牛種慎勞來之如前令則四方之人襁負至矣皇上又下一令曰凡江南江北之地有奸豪之民犯科應配者悉舍驛而趨屯有富厚之家輸粟援例者悉免銀而事屯鹽商木估應申銀給引者悉照直而準屯如是而屯之途益廣利益普矣屯之地以京師爲首江淮爲尾近者輸本色遠者就近買穀而輸則歲無輸



輓之費而江以北禾黍覆野三耕餘一九耕餘三陳陳相  
因肩摩轂擊較之遠輸望食者得一鍾利不止值三鍾其  
爲勞逸盛衰可同日語哉於是卽漕之官以爲屯官卽漕  
艘之費以爲牛種之費官不添設費不支借臣見皇上朝  
發號而夕從令也臣更有請焉留都南糧不繼倉場竭庚  
癸呼矣徐鳳壽穎諸多曠土而近於江獨不可使浙楚江  
右輸南之家亦以漕法行之其效更便且捷抑京兵八萬  
餘人無事而食粟數萬亦併可使屯紆兌困卽以漕卒之  
法推行之是去耗而爲息抑散噉噉者而就富安之業也

則改南兌而爲屯者此一說也臣前就試京師見衛河濱  
水之地土沃可種秔稻今漕艘旣免則流水澌瀾悉可以  
灌蘇杭嘉湖常鎮白糧之役靡歲不致破家亦準漕法募  
民而屯彼解役自齎種力以免多費保身家得便利則趨  
事者益奮較之漕屯更便則白糧之解併可改而爲屯者  
此又一說也皇上以屯利勸其民使奉屯之官與地方之  
官皆得以便宜行事凡天下之苦漕苦南漕苦白糧者無  
人而不願畢志於屯役是屯舉而諸利興諸害屏矣然屯  
政之美今古人知之天下智愚之衆咸知之終如畫餅捏



沙莫敢任事者蓋屯有五難先逆料而綢繆之則先難而後獲弊革而利興矣一曰僉發之難二曰安插之難三曰客主相習之難四曰督率發斂之難五曰捍敵勿擾之難今令輸漕之家照石自募丁役里解自率而官批發遣則僉發不難矣里解以千夫百夫至者就其鄉閭親信之黨逐府逐縣屯聚一方而勿分析以從其役詔地方有司誦公劉鴻雁之什以勞集之詢其疾苦同其好惡誅其蠹賊則安插得便矣主有隙地官量其值以易之客得耕主得利又以時勸諭使習井閭望助之義有梗悍者平情治之

則主客不致傾軋矣古者治農之官上而公卿大夫下而田畯保介皆以士人爲之今既督以重臣而又簡其里解之俊秀者給以冠帶使自相勸率以管束其游惰春省而布散有法秋斂而徵收有法則督率不致渙漫矣古者五畝之制二畝半在田二畝半在邑明乎耕則羣耦於田野穫則保聚於城市今準其制耕則萬夫畢出穫則以時畢入近邑者爲邑離邑者爲堡察高下川阜遠近之宜以相聯絡使進可耕而退可守三時之暇修蒐狩之典以教戰而又時練抽三之漕卒以備邊警謹關梁遠偵候修器械



則保障不患無法矣去此五難其於屯也何有至於牧利原與屯爲表裏以地之便水而饒者爲屯地之荒阜而瘠者爲牧行臣驛遞之法民納稅而官市馬以練兵一員主其政責抽卒之三以供役而教戰歲有孳駒之利而無病驛之困官講馬政民息牛畜臣見雲錦飲詵之盛事且與崇墉比櫛而一舉畢舉也以庶以富以教王道其藉有成乎伏乞聖裁

講溝洫之利八

古者聖王繼天出治所順者天時所因者地利所修者人

事三才不忒而教化大行矣周漢以來中原之盛惟是五嶽四瀆因險以立國導澤以利民故詩曰信彼南山惟禹甸之言山者萬國之所宗也昫昫原隰曾孫田之言依山爲田高下不遺也我疆我里南東其畝言山有蒙泉古人因爲溝遂以盡利也是有名山必有大川天地以自然之利予民而王公因順以導其性兼得守險以自固故晉師之脅齊也曰齊之境内盡東其畝齊人折之曰惟吾子戎車是利無額土宜豈先王疆理之意乎則溝洫之制不但以利灌溉抑資以禦戎馬其效亦大著矣乃昭代以來水



澤之利廢而不修如古滹沱沂泗諸水皆古來稱稽浸者  
今皆漸流不及衣帶崇朝雨則諸水橫決徧溢邱原不三  
日而旋涸以一河受燕齊之水多受則泛少受則洩畝病  
而河與俱病澤國之水沃沃則富商賈集禮義生山國之  
土磽磽則貧男女勞盜賊興一旦戎馬窺關自塞北鳴鞭  
無復問渡直傳淮而止豈山川之不古哉中原之人自失  
其利可不急講乎乞皇上以督漕之臣督水政以治河之  
費充水費詔各郡縣有名之水昔何以通今何以塞溯源  
及委以時疏濬天地之氣譬之一身營衛貫通則治壅閉

則病自京師以達徐淮二千里平原豈無支達派衍以相  
灌輸者乎若夫橫者爲溝縱者爲遂小者爲渠大者爲澤  
少則爲注多則爲洩各因高下之宜備察田畝之利區分  
里別隨其所用是又在司屯司水者曲悉咨詢難以預度  
也敵寇之所恃者馬也於衝要之地多設津梁上植榆柳  
以示要害則鳴鏑之雄望而厄阻無復有擾屯者矣夫水  
利興則屯政舉一以富國河渠濬則天塹修一以強兵田  
畝溝洫之利與城垣隘塞同功管子所以修內政而寓軍  
令者其知道乎伏乞聖裁



下哀痛之詔九

今內外孔急矣欲崇志辨敵則寇潰於內欲合力殲寇則敵闕於外左支右吾此崩彼坼誠難措手無已則有一策於此兩勢竝急則當治其尤急者兩罪惟均則當寬其稍輕者敵積飛揚之志乘百戰之勢劫誘我叛臣漁敗我人民天盈其貫數將假于此與我有不兩立之勢我卽欲忘之而彼不能忘於我也較之流寇迫於饑寒追逐鋌而走險初不過我之赤子弄兵潢池特出師失臧殃民縱寇以養其勢去數十元兇則下此初無大罪此情事之可原者

且敵雖眈眈狡伺然猶窺我之瑕當秋之利饑掠飽颺天時限之不能耐久間歲一入稍可息肩若寇則橫決腹心四面受敵一日不戢則一日不忘宵旰一處不寧則一處不安耕耨帷闥之與門庭遠近旣殊家賊之視暴客久暫復異此又時勢之當權者臣嘗竊歎唐德宗之用兵初不過以田悅拒命率爾興師旣而三叛連衡遂成不解任朱滔而滔叛信希烈而希烈叛朱泚懷光同叛卒而僭號吐蕃回紇乘多事而決邊較之今日雖盛衰治亂不可同日語而內外棘手沓至粹來已頗相似而唐德宗以一卑主



納陸贄之言幡然悔悟克已曲赦獷悍之徒一朝革面泚  
泊希烈懷光以次撲滅荒裔懷音一清河朔再復故物豈  
非酌情輕重量勢緩急先其易者後其難者故能如折木  
破竹迎刃而應乎臣聞帝尊如天雖力勝萬人而貴不益  
志屈於匹夫而道彌崇者誠以王者民往而歸之謂王也  
乞皇上與天廣仁爲民屈已推誠布公曲赦流民以前過  
原其誑誤嘉與維新寬其必死之誅與以更生之路與反  
側者約法三章曰願爲民者朕勞集之願爲兵者朕錄用  
之惟怙惡終凶肆悖天常者朕誅不赦勅兵部出空白劄

百道懸示軍前有能統百夫降者授戴罪把總統千夫降  
者授戴罪指揮統三千人降者授戴罪參游統萬人降者  
授戴罪總兵殺敵立功方除戴罪準與實授給冠帶量功  
進秩一如王人初無嫌介爲民者解佩受犢爲兵者予戈  
殺敵程能器使以賊攻賊以賊挫敵勿問二三勿任機術  
旣予以革面之由復開其功名之路臣知流寇原吾民人  
朝令而夕從者衆也卽闖獻狡窺怙惡形志已成豈肯一  
朝俯首然彼擁百萬之衆其中迫於饑寒者半劫於威力  
者半性成嚙噬十不一二也豈無投誠志義之士幡然歸



命者乎吾取其一二輩優禮重祿以爲之招則彼一軍之心望風解潰然後乘其攜貳用間使詐解其肢體衝其腹心如李愬之於元濟岳飛之於楊么數十年之寇不崇朝而可縛其要領也內難既平兵精力合以我銳氣往平勁敵直折箠笞之爾此皇上以屈爲伸散多爲寡破合爲分卽撫爲勦以勦爲撫專辦敵以戢寇卽用寇以滅敵之妙術也今寇所在屠戮劫民爲賊且聞并滅曹輩猜隙已深維皇上急降綸音昭示天下人與更始更多遣間諜入其腹裏互相招致因勢乘機爲力甚易事半功倍正此其時

一紙勝十萬師一言活億萬命臣知天下仰望此舉者非一日也伏乞聖裁

罷勦練之餉

今楚豫諸區所在皆賊矣爲賊則有劫掠之利爲民則有征徭之苦爲賊則兵畏如虎爲民則畏兵如狼民不恥爲賊以避賦民不憚從賊以拒兵若之何而不盡驅民爲賊也皇上必欲殲賊當先藉力於民皇上必欲用民當使民不爲賊夫然則省刑薄斂多方撫摩之猶懼不足尙安可橫派重征刑賦交急剝民入骨虐民如管使無賊之地亦



聚而偶語不願爲賊之民亦起而揭竿乎然皇上省躬約  
下罷不急之務斥無名之費崇節儉以先天下止以滅敵  
盪寇未奏膚功不憚一勞永逸以煩吾民此意天下共見  
使稍有血氣之徒敢忘終身之義然比年以來寇益決敵  
益深兵益劫民益潰東南之杼柚已空西北之死亡靡子  
未效寸獲徒致紛紜可以知欲除外患務先內寧圖功之  
未可欲速而民力之不堪驟用也以今而慮其悉蠲勦寇  
之餉乎夫敵與寇勢必務勦勦必須練練必須餉而臣以  
爲悉蠲之者非舍勦練不事也臣前言屯牧之利矣苟屯

牧政修非迂而不切一年則有一年之效皇上勅卽發以  
實邊則邊有餘粟矣況邊之爲屯者又非石田乎臣前言  
分建八督矣使八督自食已地自捍一方自權輕重以赴  
緩急則勦寇有餘廩矣況兵盡可屯又奚至坐耗乎夫然  
則屯齊燕淮泗以實邊損數省以辦寇不刻旦夕之效漸  
爲可久之圖直浙江右閩粵內地自上供而外悉予蠲免  
以甦民困使遐邇之民曉然於皇上之盡解繁苛而事休  
息也夫然則無賦之苦有民之樂仇賊之虐敵王之懷爭  
願出死力以擊逆闖之頸矣省薄耕耨之效槌可撻堅豈



虛語哉故臣謂勦寇之餉一日不蠲則勦寇之功一日不奏也昔聖賢之論政也曰足食足兵民信三者俱而後王道成矣一不得已則汲汲去兵再不得已則汲汲去食何以說與誠以時當其敝事處其難則當加意休養以與民講忠信親長之義若舍是而議召募議加派則勞民日甚而國以匱弱故事有去之而足緩之而急者此道得也今日正皇上去兵去食時矣無踵前弊以爲賊毆也伏乞聖裁

和主客之兵十一

自賊梳兵篋之謠興而民怨兵入骨於是猾賊剽爲勦兵安民之說以愚黔首所到之處翕然從之王師潰奔名藩隕墜不可收拾豈賊之爲哉調發繁而無節制皆勦賊之兵自爲之也大抵客兵入境情志不通糧糗不繼荷戈間曠則狡悍習成而督鎮之權輕復輒事姑息冀收其一戰之力詎知驕惰已慣寇遠則掠寇至則潰以燕伐燕猶慮不勝也況敵反儼然執詞以加於我乎勝敗之故無事智者逆料矣故當今失算莫甚於生一賊增二兵養二兵生百賊方今齊豫江楚諸區建旆連鑣彌望數千里內豈復



有兵與民俱賊而已矣楚豫已空蠶食內地臣知歐天下之民而從賊者盡兵之爲也夫皇上誠欲殲滅渠兇則名將數員選兵三萬諭以忠義約以禮讓厚其餉給一二年間足以畢役何故十數年以來調發無虛賊寇轉盛兵禍如此尙不思所以變計乎臣料闖獻之勢闖強而志大未可急與爭鋒宜以禦爲勦淮鳳秦晉蜀楚諸鎮聯絡布置堅壁清野以待之特勅勁兵重督潛形伺間以承其敝獻狡而殘然多虜劫烏合之衆若江楚督鎮同力合心歲月可辦宜專力事勦不可後時今圖闖宜緩而急圖獻宜急

而緩此秦師所以墮謀而江督所以揖寇也非兵之不足用而調發之未足多也行臣團練鄉堡之條足使人戰家守不煩遠借客兵然今時事孔急豈暇掘井望梅一旦去兵談何容易莫如盡糾各路援勦客兵量地衝僻緩急分布而安插之如大郡予千人小郡予數百人皆配以土兵就郡食餉隨力訓練有事則戰無事則屯勅所在督撫府縣以法約束恩威得宜使相習與土著同用則兵散而害去不致毆民爲賊不毆民爲賊則可漸化賊爲民矣皇上復申重入督使自措兵餉之用自度戰守之宜而又申輪



地志公集 卷三  
三  
轂應援之令則呼吸聯絡人爭願立功以捍患何賊之難  
除而藉此脫巾偶語者爲哉故臣謂除賊莫先安民安民  
莫先去食去食莫先去兵說非無據也重閩外之權講屯  
牧之利明忠義之訓練土著之兵行之腹而賊平行之邊  
而敵駭臣謂去兵之令宜急講之八督者卽可漸行之九  
邊也伏乞聖裁

勤將帥之略 十二

古者三代之盛自天子以迄士庶人莫不習射御而通武  
略故公卿之良卽爲將帥未聞文武分途也降之漢唐明

良迭興八則親密勿之務出則受管鑰之寄皆隨時制用  
具有兼長亦未聞將相異人也將相文武之分至宋已極  
判若內外彼此之不相合至昭代而更分科程士別品見  
長而有低昂水火之形縉紳之家以甲冑爲恥弁革之夫  
以刀錐爲諱各專其局而弊生矣故盛莫如三代強莫如  
漢唐至宋而弱至昭代而弊蓋文武之道同體適用歸於  
一原故事樽俎者見諸折衝則實語韜鈴者養以詩書則  
靈道有張弛體有屈伸闕一則廢方今四方多故干戈滿  
眼無一處而可弛甲兵無一時而可忘戰守文事武備賴



有全才乞皇上聞鼓而思躬行以帥朝廷之上自六部九卿百職事少減哀雅諷誦之虛文益講長子師貞之實用直省之外自督撫司道庶僚盡去交際趨謁之緩圖究心弓馬行伍之急著在內則都院吏兵二部程其殿最在外則按撫院據爲薦劾務使官方將略以時儲養使冠裳之輩居處夢寐舍是則無以立功名談學問也一旦有急取諸懷來則無談虎色變者矣皇上更著爲令使郡國諸學凡俊秀志義之士暫釋其呻吟揣摩盡厲志以習糾桓之用以謀略隊伍弓馬火器分四科以課士更選才力甲科

爲學長威望重臣司學政使子衿鄉會諸試皆先諮其行誼試其武略而後及其制義無使白面書生及黃口乳子僥倖行墨以幾一第使豪傑之徒凡有志而進者居處夢寐舍是則無以立功名談學問也則父以課子師以課弟童而習壯而成膽氣夙優致用必果一旦從事無復有堅瓠違用矣昔句踐之滅吳也式蛙避螳而境內之志勇咸奮況聖明之代人才之盛上行下效風行草從而有不赫然不變者乎將見伊呂輩生不僅頗牧之選已也不然拘守常學分門別類武氣日驕士氣日弱悍敵劇寇於刀鏃



馬背謀之而欲諸士子以筆尖篝火禦之賦詩退敵之勳  
千古未之得見也伏乞聖裁  
勵廉恥之風十三  
記有言事君難進而易退也又曰士可殺而不可辱也所  
以勵廉恥也故管子謂之四維四維張而後國有貞良之  
佐也士子之守節等於女子之守身必有介然不可奪之  
概而後能立確然不可朽之功今者不然冠裳之輩以身  
家爲窟穴仕宦爲借資勞逸甘苦之事嘗之最深出處利  
鈍之局權之已熟於是金投暮夜人懷市心趨利若渴避

害若仇巧捷者朝筮仕而夕清華營倖者昨褫擊而今寢  
博夫以患得患失之熱中行無所不至之鄙事人心不古  
世道江河不靖此風狂瀾胡底皇上如欲神磨勵之術大  
舉措之權豈在於開厥衛事告密紛紛以羅織爲務哉激  
濁要在清源清源道在得人而已如閣輔政之本也吏樞  
二部文武之途所由出也都察院風憲之司也茲數人得  
則足以風勵天下朝野率從所謂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  
官以正萬民也皇上誠得人而任之任一人而推誠久任  
勿猜沮而變置之使教化風俗爵賞廢置以大公至正布



告天下如是則旌一人而天下勸誅一人而天下服抑奔競之靡進恬廉之氣使朝廷之上不以祿利爲榮而以氣節爲榮衾影之間不以廢黜爲愧而以名教爲愧先洗滌士人之肺腑而後可責以事功也抑士人之節固在皇上有以砥之尤在皇上有以養之士生三代後孰則無安飽之娛妻孥之戀京秩則有瑣旅之困外職則有交際之煩未便忘情曷能脫俗今裁省已甚薪俸無餘浮費益多倖竇益雜在內之官無兩錢之術勢必取之於餽遺在外之官無點金之奇勢必苛之於羨醵采薇不能食肉忘鄙所

由來也乞皇上推誠及隱優士以恩內外文武常祿公費悉準初制成資予之使俯仰得餘供億不困有越檢敗度者法在不宥子言之忠信重祿以勸士也蓋忠信以結其心重祿以優其體養廉者不輕而士之勵廉以報國者亦自不薄也伏乞聖裁

練鄉堡之卒十四

議餉莫如議屯田練兵莫如練土著夫人知之而卒莫能行之者則其議美而行難事重而效緩也夫練土兵有八利人自爲兵不煩調發利一自食己力不費斗粟利二緩



急足恃自戰已地利三自惜身家鏖殺必勇利四親信相習救援必力利五有父兄妻孥之戀不致潰譁利六有桑梓戚亞之情不相侵暴利七習險隘水草之宜哨伏得便利八誠能善用八利勅所在有司隨地結團以時訓練邊地爲堡腹地爲團耕作則比耦畢出收穫則保聚畢八無事則訓練相習有事則奔走相救卽其豪傑用爲渠長因其長便教爲技擊十家爲甲甲有長十甲爲保保有正十保爲團爲堡團堡有師卽軍容行伍之制以相管轄優以官爵假以事權使一鄉之中富者出資貧者出力富捐貲

以自衛貧出力以自給課其功能拔其俊秀嚴其教令結其信義自一鄉以達之一邑自一縣以達之一省凡徼塞之地耕種之場聚處而爲民者皆敵愾而能兵者也則百世之富強可一朝而集矣特以能舉行之則有八利不善行之則有八難民未知兵視爲苦役比比而編之易生驚擾此一難也素與狎習不相上下一旦而統率之多致紛撓此二難也富者虞吝貧者虞偷弱者虞潰强者虞跳極不齊之人情而欲一其心志此三難也舍鋤而戈安危易趣一旦遇敵談虎色變鼓畎畝之羸弱而欲效之行間此



四難也練土爲兵動須歲月狡寇倏忽至不以時議者輒謂其徒擾而無效因噎廢食此五難也閭里之奸易相煽惑誅之疑苛不誅廢法干夫之志敗於匹夫此六難也歲時不易賑備無恃無力散亡有力遷徙一人動搖衆無固志此七難也賞罰不當其情激勸不盡其術督率不拔其良備禦不合其力散斂不得其宜教戒不適其時鄉曲之情竭於官府法立弊生損捷益遲此八難也故練土著者先審八難曲爲體悉去其所苦予其所甘皇上以便宜之權予郡縣郡縣亦以便宜之權予團堡使自擇利避害就

衆以立教因情而措事則三年之內戶知守戰人思親長以富以強而八利遄興矣其於滅賊殲寇也何有伏乞聖

裁

斥奢淫之習十五

王者之治恭儉爲先四民之業耕作為務故正人心所以勵風俗勵風俗所以祛禍患心志清明風俗淳厚則士民樂業刑政修明古之國家所以久安長治烽火銷伏率是道也以今四方交警官民俱困饑饉洊至兵火時尋皇上宵旰而圖躬行簡樸以先天下自公卿大夫以及士庶人



家歌蟋蟀戶誦流火猶慮時日不易不足以丕變風俗贊  
襄盛美仰體皇上之焦勞默挽天心之厭亂乃今何如者  
冠裳之輩怡堂成習厝火忘危膏梁文繡厭於口體宮室  
妻妾昏於志慮一簋之費數金一日之供中產聲伎優樂  
日緣而盛夫縉紳者士民之表表之不戒尤以成風於是  
有紬袴子弟益侈豪華之志以先其父兄溫飽少年亦競  
習裘馬之容以破其家業挾彈壚頭呼盧伎室意氣已驕  
心神俱憤賢者喪志不肖傾身此士人之蠹也於是又有  
游手之輩習諧媚以蠱良家子市井之徒恣凶譎以行無

賴事白日鬼羣昏夜伏莽不耕不穫生涯問諸儻來非士  
非商身業寄於亡命狐面狼心冶服盜質此庶人之蠹也  
如是而風俗不致頽壞士民不致饑寒盜賊不致蜂起者  
未之有也夫皇上所與圖治措安者此縉紳之家也鄉邑  
之秀也殷實之民也乃奢靡是尙妖冶成風一至於此此  
而不隄弊將暗長乞皇上下大創頽靡申明教戒告諸有司  
億姓以禍至之無日天時之不假易也沈珠玉火文繡出  
宮人散藏庫明示天下以布帛菽粟之外苟無當於生民  
衣食之源者皆舍是而不貴也國君無故不殺牛大夫無



故不殺羊士庶無故不殺犬豕屏聲樂逐優伎以崇節儉  
非卿大夫不衣帛非士衿不巾服非命婦不服珠繡商民  
不衣綵色以示等威四民之外謂之蠹民投諸四裔四維  
之外謂之蠹士斥諸宮牆使天下之民舍詩書稼穡則無  
以成名而治生也以示教化卿大夫妾媵不踰制士庶四  
十以上無子許買一婢男子三十不能娶者親族助之女  
子二十不嫁者罪其父兄厲尼釋剃度之禁廣醫藥疫痢  
之施以示生息在官言官在士言士在民言民孝弟相勉  
耕讀相課廉恥相勵德業相成人懷畏敬之心戶有先王

之訓盡祛蠹賊以安善良十年之內奢淫盡革風化以淳  
人心以正富教以成家富人足人知禮義皇上垂拱而治  
矣說有似迂而切者此之謂也伏乞聖裁

用火車之長十六

克敵制勝之道舍其所短用其所長而已孫子曰知彼知  
己知彼者知彼之所長在彼所短在此也知己者知己之  
所短在彼所長在此也知而善用之此所以戰無不勝也  
敵寇之所長在騎中國之所長在步卒敵寇之所長在矢  
中國之所長在火器騎速步遲矢擬無不得火一發難繼



故往往我之所長爲彼所困師徒衄敗率由於此爲今之計莫如避彼之長使彼之勝技不得施則彼無處不見短矣用我之長使我之勝技不可測則我無處不見長矣其說在復車制而兼火夫車之爲用有足之城不飼之馬莫不矜爲美談然其弊又擬之爲鷓鴣者以費重而難措形迂而不利於進退也今更其制爲稽其弊而用其利車非以任載也非如古法御四馬而乘三甲居則環以爲營行則布以爲陣守則止以爲盾攻則進以爲衝而已敵有精甲鐵騎專用以摧堅馬如驟風矢如注雨馳數十騎而我

數萬之衆望之氣奪彼乘亂以蹂我雖有神器猝不得用棄之而走矣寇之精者多邊騎響馬其用不減於敵又有扛子手持大槌擁萬衆排牆而至我之鎗刀當之立碎而我無依以自立徒取紅夷諸炮布之陣前軍心洶洶恃以爲命乃敵未至而張皇先發或敵已至而怔悸不及發或發而不中或中而未必傷敵寇又劫掠壯丁爲前驅以當我神器我之所斃者皆彼之所棄也我技已盡彼騎突至雖有賁育不能以獨堅則敗矣蓋彼有以制我之長而我無以自衛其短故勝局恒在彼不在此也夫所貴於用步



者以其能持久守隘便進善退也所貴用火者以其能排  
堅陷精扼險設伏也故以靜制動則步勝以近格遠則步  
勝以少禦多則火勝以不可測擊不及備則火勝故車制  
所以善步而神火也今爲兩輪兩盾之輕車環於陣前間  
兩車之地而立一車以鐵鑱聯之用兩團牌承其縫步卒  
居中騎兵居後藏火器於陣內不設其方隨敵所向車盾  
上下鑿數火孔牌手比守車旁或出或入敵以餌兵至則  
以車火牌刀伺利擊之敵以精騎至則令步騎盡伏車下  
不動視其強弱進退敵騎遇盾鑱則馬不得馳注而發矢

則我恃牌盾爲蔽中而不傷遠於車者又人戴竹鎧以蔽  
矢石之自高而墜者敵不得利必折而退我伺其退則躍  
牌手施小火以挑之敵必貪而逐利伺其再進則又退伏  
不動敵謂我恃盾與火技止此也則必悉其精騎盡其所  
長以致爭於我則我卻車僞退以誘之伺其進也於車縫  
中突輦大火以排之車張兩翼以邀之則彼之勝技已窮  
而精騎可盡敵之精甲鐵騎皆宿秣朝食以盡一日之用  
朝銳暮歸不能以久我之戰士盡伏車下止作相肄饑渴  
相代長短相衝進退不窮如是則彼勞我逸彼挫我全乘



其饑傲要其奔北我以精騎掩而從之雖浮圖拐子獵之如獸何有於鹵劫烏合之小醜哉此所謂始如處女既如脫兔先立於不敗之地以養其勝概先制彼之所長以乘其所短百戰百勝之善術也故曰車者所以善步而神火不可以不急講也謹條車制火用於左伏乞聖裁

車制下施輪牀兩縱三橫中橫爲轂轂端兩輪前植兩盾盾長八尺準敵人馬之制人立盾上可刺敵面廣各三尺折而內向如磬形棚以牛皮夾以敗絮可制鉛火編竹片橫斜向下如多字以備矢石盾下之當牀者開

兩孔以出火卽牀以爲火牀牀上設板內蔽火而上立人盾腰盾額俱出二穴以出鎗火矢筒之用輪端設竿二人推之車廣二步間四步而立一車中鐵鑲鑲之一車廣六步爲地一丈五尺積百車爲方一里積千車爲方十里也車設隊長一人團牌手二人銃手二人鎗手二人車手二人十人而乘一車積萬人而乘千車也車之制皆爲機以便裝卸如遇險阻輒便卸脫車手執輪弓手執盾銃手執牀鎗手執雜具隊長執鑲止營布陣輒復設之車之具不專一用具各爲械隨地爲宜如盾



如火牀兼兩爲用推輪之竿脫卽爲鎗運車之輪旁釘鐵攢脫之布地用爲蒺藜牀木相倚以鑰聯之卽爲拒木車之用可分可合可疏可密可進可退可曲可直可闔可開圓之爲營方之爲城橫之如率然縱之如貫魚卻爲偃月張爲飛雁靜如太行動如陣馬進而衝堅則前銳後錚捲而誘敵則內受外合望之無首窮之無尾常武之詩曰如飛如翰如江如漢如山如川綿綿翼翼不測不克盡乎技矣

而我軍之恃以自固者也每患其重而難施一發而難繼必思所以善用之一妙於掩伏度山川險隘一可制百及衝衢孔道敵所必爭之地用巧設伏以機觸之或深霧冥夜用輕卒銳士乘不備而取之可得全利此掩伏之妙也一妙於靜藏伏於陣內使敵不及窺先用小火以餌之度遠近以施其長短量強弱以用其小大視敵氣之盈騎卒皆良將致死於我然後密抽神火隨向突擊源源相繼斃其一人可值百人摧其一方卽摧全敵此靜藏之妙也



竹笠編竹青爲笠戴之於首無事則懸之於背可備露  
溼風雨進戰則斜纏於臂以當矢石如團牌之制馬步  
皆可用取其輕而便用費省而取捷也伏乞聖裁

重間諜之賞

十七

間諜者三軍之耳目兩人相搏未有不用其耳目者而况  
三軍之衆乎故古者兩敵相爭務深間諜深者勝淺者敗  
或用敢死或用智辯或事端之設或歌謠之偶或用我間  
以誤彼間或卽彼間以施我間或用我之親信或卽用敵  
之親信或用敵之仇敵或卽用我之仇敵然皆不吝懸厚

爵購重賞使行間者敢於出萬死一生之地而後彼之受  
間者自洩其鬼神莫測之情也昭代以來武弛備疏兵略  
不講敵遠怡堂敵來仰屋如敵與寇朝鳴鏑而夕傳城尙  
不知其所自來彼屠邑而此覆軍了不知何以受禍譬之  
賁育瞑行暗室腐鼠亦能嚙之況豺狼乎以愚而慮敵始  
事之時不滿千人皆父子兄弟親兵信卒發憤并力以與  
我爲難未可得間今則掠我降民受我叛將劫奪諸部落  
以爲彼用心志旣襍貨利相徇此石虎父子君臣互相爭  
奪之時也可以間矣寇始發之時呼朋引類鼠竊狼奔鋌



走死結相黨援以圖利不可得間今則闖獻諸部各稱名號且互相吞併嫌疑已成勢力相軋情事相激見利則爭遇患不救難民叛卒趣向參錯此紅巾東南西北分崩潰裂之時也可以間矣乞皇上乘可間之機神行間之術重得間之賞懸令國中不論華夏兵賊軍民有以敵情輸我得實有功者千金萬戶侯不次待之如漢遣陳平揮黃金四萬金如土苴而不吝如李愬得李祐冒深雪擒元濟排衆議而不疑勅諭邊督凡有一術一藝可以探賊而行間者軍中皆得推誠遣之事權勿吝則志義術巧之士思乘

此以立功名得富貴者無不願出其死力以圖効於我狡賊劇寇如在目前矣又寇敵之所以披猖奔突猝不可制者率用其尖哨與游騎如老營不過千人或萬人尙在數百里外其游哨旁分四出倏忽千里焚劫人民俘掠守卒則我之偵探不敢前勝敗不得救惟其所向聲東擊西遠馳近突彼亦四出其耳目以塞我之耳目也我用間諜隨其游哨所向設伏布巧獵而取之易如反手然後彼之形勢已窮耳目已困手足皆縛掩而攻圍用五萬衆期月糧以滅敵殄寇有餘矣甚矣間諜者三軍之耳目不可以不



亟議而重賞也伏乞聖裁

募徼塞之良十八

古來國家多故敵寇疊乘率多用荒服諸夷以平禍亂如漢之西域晉之鮮卑唐之回紇皆利害相半卽國初亦多用降夷置邊地以當敵多得其力近且匈奴毀邊操戈內向矣蓋北國之人獷悍反覆情志不一可與圖患不可與共安可資利一時而不可與習處歲月五胡遼金事變其前車矣稍可用者其南國苗獠諸種乎然由來之用番夷者亦有利有害以敵攻敵中國不勞一利也技械精良人

耐饑勞二利也被服炫異足資軍聲二利也鹵樸足任無身家之戀四利也受我名賞不惜死力五利也語言不通心志不恆害一客車仰給供億爲難害二識中國之險易道里易啟戎心害三見紛華子女而慕習語言技藝而謫害四徇之則驕拂之則怨賞不酬勞得不償失害五然古來用兵未有有利而無害者顧所以用之何如耳爲資其利而勿蒙其害惟募其良而勿用其衆乎代貉之長在弓馬滇黔之長在毒弩閩粵之長在火器交島之長在舟楫資其用皆足以破敵示威然勿速以利餌之當徐以信結



之皇上勅封疆之吏信賞而慎防招之以恩恤之以威鼓之以義致之以禮其間之有豪傑向風願爲中國之壯士羣而習之同其被服傳其技械一以教十十以教百教成而後用之得其一二人習之期年而彼國之所長已悉爲我所有也其有貪恠反覆嗜利寡信者擯勿受以嚴中外之防如是則中國之技益強體益尊用益廣而費益省也豈惟滇黔閩粵交島哉卽負固之衆率是道以行之其衆可攜其酋可致其勝技可得也伏乞聖裁

弛關市之征 十九

裕國而民不勞者其惟征商乎故古之爲關一以譏暴一以抑末一以寬民足用也國朝因之以權政屬計部歲以董其政初政簡課少生息日繁商賈羣輳民不知關官私稱便邇因國家多故軍餉繁興各關增額多至數十萬於是官急賦迫厲商病民而各關告困矣夫關之有課不自天降不因地產不過四方晏安人民富庶年歲豐稔物力充盈則百貨集舟車通於是乎取盈而民不知敝也當今之時京邊孔急北道較阻寇屠城掠衆五省奔裂兵革日尋人民失業加以年歲頻凶盜賊蜂起商賈不通民物日



耗此卽日減日蠲猶慮願出之氓皆畏途而屏息乃各關之行旅已十而不及昔之二三各關之歲額且一而增至昔之五六司權之吏孰肯以一己之身名爲商民請命目擊虧縮中夜皇皇惟日事股剝以求一日之盈寧復惜繭絲以聚千夫之怨臣順流東下矣見有稅貨物不足稅雞豚不足甚有稅及男婦者臣溯流而上矣見有拘商旅而稅之拘船戶而稅之甚有稅及職官者癡毛而索則客販以毫末之稅喪貲瓜蔓而誅則旅伴以無故之加破璧官不惜虎胥假如狐日甚日增禍無窮已皇上豈不以民派

已極不堪復增借是以寬民也不知商賈營利計及錙銖稅重則貨與俱重本多則望利益多目今津梁爲厲物用不通百貨湧貴顆菽縷麻俱數倍於往日稅不加增民以告病民聞總此物力上益則下損中飽則外病豈非設法以苛商者仍厲禁以苛民乎夫皇上富有天下豈廛此稅額之毫末乞大沛仁慈弛禁蠲額自御極以來凡關額之加派者盡行蠲免擇廉慎之吏以司權勿定其額隨歲時之盈縮與商貨之通塞以登數而達諸計部多弗狼戾少弗取盈其有侵餉耗國剝商病民者撫按以時糾參積牙



奸胥以時諮訪庶各關少有起色商民賴以安集國家捐數十萬之額而收十億萬姓之人驅數十處之暴虎也窮陬僻澁且慶皇仁寧特一方之水火已哉伏乞聖裁

除寇盜之四二十

夫五倫者生民之綱六經者教世之準其有人不本於君父說不本於詩書皆聖世之亂民人心之蠱賊也自西域之僧闌入中國翦滅髮支屏棄倫類舉國之人若狂垂百千餘年益蔓說不切於治安行殊同於鬼魅無事則旁門異說足以斃我彝倫有事則白蓮無爲足以倡爲戎首況

今國家多事內外訖戕將盡男而耕盡女而織猶恐不給乃使游手異類坐致衣租人不隸於編氓田不賦於官府徒倡虛僞誘我良民今會計天下僧道之區爲寺院何啻億萬餘所爲男女何啻億萬餘衆用其財足以富國資其衆足以強兵盛明之世棄而不有願使緇衣之徒陰爲竊據幾半中國此夷狄之禍久蔓於中國者不可不急議剪除也自唐有稗乘小說以豔記聞宋元因之乃創爲演義雜劇泉湧川騰分曹競喙或談鬼怪或譜戰爭或宣淫蕩邇而不經賤而無類尤可憤痛者無如水滸傳之尊罌煞



尙焚劫疊疊百千言不啻聖賢仁義之家喻而戶曉也其字句俚鄙既易入耳於愚頑其行事權詐尤易生心於僂薄流賊尊其壇宇毒彌十年勁敵尙其權謀禍延內地下至市井無賴竊其一斑標立名號謹然奉爲導師如燎方揚勢難撲已夫先王以法言法行教率天下使凡有聞識者父子言孝兄弟言悌士與士言禮義農與農課耕作猶慮不足以齊一流風乃使末俗倣民相誦法而師盜賊其不至人椎埋而家胠篋者幾希矣此盜賊之禍陰中於人心者不可不急議痛拔也於是賊以召賊寇以召寇唐宋

迄今無有虛代皆此根株以爲祟也乞皇上整扶倫類表正六經破千古不解之疑補百王未行之闕異端左道種類已繁驅除有法勅所在有司凡寺院非奉勅建者立時拆毀撤其材具以修樓櫓凡僧道之能耕作食力者編爲商民以爲定額其有不事生業託名募化修煉以騙良民者投諸四裔少年僧尼願相配耦者從其父母仍歸齊民有司勿禁諭禮部將僧綱道紀司衙門削除一應印割度牒盡行停止有私自剃度者罪其父兄一應經典板譜盡行燬削有家藏者與通寇同罪如此二十年以往物故殆



盡士女還爲我之丁男貲產還爲我之租稅舍四民之外  
無民舍四民之業無業賢者懋勉於詩書壯者競力於田  
畝千年異端一朝殞除邪氣息而正氣回矣邪說詖行漸  
染已深搜拔貴力勅下禮部及學道學師地方有司將水  
滄傳版盡行搜燬其有游手亡命口稱罡煞太保十八路  
等名色者立編煙瘴之地以備邊他若西游三國殘唐禪  
真逸史恒言金瓶梅如意傳弁而釵傳奇雜劇三弄五弄  
凡不係聖經賢傳諸書盡行燬削有家藏戶說者與窩盜  
同罪其有輕薄少年擅弄筆墨編造歌謠名色者與窩盜

同配有舉發者與獲盜同賞如是則三年而氣衰五年而  
風息二十年以往法度漸張心志以潔非先王之法言不  
言非先王之法行不行家崇禮義人恥凶頑無形盜賊斬  
蔓及根非心格而良心復矣如是而風俗不淳人心不古  
勁敵不滅盜賊不除者未之有也故除中國之勁敵而後  
邊徼之勁敵可折箠而馭也除人心之盜賊而後楚豫之  
盜賊可駢首而縛也伏乞聖裁

已上二十款據臣一隅之見聞一時之籌度誠媿於芟  
芟之識未覩大全耿耿之明莫窺體要兼以羈旅爲困



語鄙塞而不足以達情尺幅易拘事疏率而不遑於繕  
悉草野狂愚何裨瀚海然縻緯之恤力淺志深杞天之  
憂事迂情迫皇上依艱在目遐邇不遺念此孤忱或當  
元威將舜聞邇言而通大道豈必典謨禹拜一善而敷  
四教寧遺庸陋悉賜睿覽酌可採行或於時事之艱危  
聖明之宵旰未必無一得也微臣幸甚為此輯書五千  
遣力賫奏上聞

全集卷三終

邑後學

徐沅瑞 莊軒  
吳承澤 梅孫

重校

儲寶琛 晉三

堵文忠公集卷四

書啟

宜興堵允錫仲緘著

上時相書

恭惟師相大人以聖明久注之躬正蒼生望命之日出處  
既重安危所關時事如此大難治平於焉有望今之庸庸  
碌碌奔走於師相之側者不過以師相受眷特隆再登揆  
席不工為諛附之言即陰為身家之託從無人論事圖憂  
獻鄙人偶得之愚佐師相匡時之畧者考之古人布衣猶  
得奏記於廟堂今乃祿位晏然畫諾是具世風日降竊用



愧之允錫不敏幼讀父書長蒙君祿夙荷師相之獎成敢附古人之大義謬以目前所急條爲數款不識忌諱爲師相約畧言之仰惟岱瀚不遺流壤賜之採納人論書圖受皇上英武閱世勵精邁古而謀愆日削未奏膚功者其故有三一求治太急一執念太堅一進退人才太輕求治太急則不熟籌時事之緩急重輕慎措其安以徐俟其定而一切功利操切之說得以中之執念太堅則未暇爲虛衷遠鑑投水轉圜將過施非分之福輕加不測之威而壬倖詭僻之說得啟伺之進退人才太輕則昔進而不知其難

今亡而不知其忽揆簡之地登席者幾五六十人方台之官建牙者方百數十輩片言而升樞秘一旦而嬰桁楊天地之生才有數豈其今不逮古所用非所求所舍非所棄而僥倖苟且之徒益起而嘗試決裂之凡此三者皆君心之未靖以致國運之日靡古云吾心卽天心也或者天心悔禍啟我皇衷師相一出而圖吾君則啟沃之功其首務矣京師天下之元首東南天下之腸腹齊豫天下之咽喉秦晉天下之肩背楚蜀天下之股肱今敵扼吾首寇軼吾股肩漸及咽項東南杼柚日繼腸腹已空齊魯饑荒盜起



咽喉道梗揣今所急寇不過志圖剽掠數番得志之後氣  
怠意盈盤結險阻苟偷安息數月之內未卽鳴張敵覬覦  
叵測日伺我隙一年鷲伏必且狼奔鳴鏑之舉已在門庭  
眉睫一旦毀邊南下扼臨德劫晉趙掠兗豫據要阻援京  
師受困竊恐彼處風土相習無俟秋高此中情形已窺未  
卽飽去天下之禍未知終始譬如久羸之人當此急病既  
欲治標又欲固本太急則虛弱不能支太緩則怯憤不及  
救爲今之計莫若姑省楚蜀秦豫肩股之力整飭燕齊以  
通咽喉屯田訓武招離集亡先宿重兵以壯京衛以防敵

衝無事則居重足以馭輕既可辦賊有事則先備可以無  
患人能却敵此爲上策若夫老師宿糧以從事於方張之  
寇寇則出沒盤踞既非歲月可了敵卽大舉元首已虛咽  
喉梗絕肩股外裂腸腹內潰雖有扁盧無所施其術矣  
古吉甫方叔北治狄南治蠻不過二三元老今敵橫寇跳  
何以異是而建牙擁旄者多至四五十輩一羊九牧權分  
力輕於以却敵滅寇必不然之數也以錫愚慮莫如歸併  
一路責重各府九邊止設九督一應兵馬錢糧戰守機宜  
悉以委之許以便宜行事將添設守監各員盡數撤回不



分任不遙制專以屯牧訓練却敵靖邊率勵諸帥則無諉卸掣肘之患矣沿邊州府俱選才武甲榜優以道銜使領府事一應該付兵馬錢糧戰守機宜悉以委之撫總其成府宣其力無事則畫地而守有事則首尾互援備以一境之屯牧訓練却敵靖邊課其殿最如是則無觀望離潰之患矣又於陵寢京師左右特設督臣二員訓兵屯田招流輯亡無事則壯畿輔之威有事則備援勦之用九邊如九牧二督爲二伯周之制也蓋今之弊莫甚於只知重邊不知重腹夫所重在邊不過一邊之用也弊在尾大唐以之

亂亡所重在腹則兵樞四應不徒一邊而九邊之用也利在本強周以之長祚譬如十萬人分十則弱合一則強倚邊則空居中則實兵法所謂善守者無所不守名似簡而勢益增者此之謂也以之滅寇亦然歸重該撫責成各州密佈置謹偵邏翦遊掠散其黨與離其腹心朝廷簡名將發三萬人資二月糧而賊寇亡矣故辨敵在戰務以守爲戰辨賊在撫貴以勦爲撫然而一事權明地利輯軍心其首務也

強兵之術莫如抽練乎足餉之術莫如屯田乎人盡能言



而行無其效者上下狃於姑息憚於更張也人以姑息爲老成更張爲喜事而不知際今之大壞極弊不刻意勵發一創永安則是修舉終無期也沿邊將帥果能同心張膽告以禍福訓以忠義感以至誠抽精健使戰汰老弱使屯甘苦利病以身親之亦何慮練屯之無成緒至京師抽練尤爲吃緊漢武之滅胡也以良家三郡句踐之破吳也以君子六干味良家君子字義定非今日之鹵莽無賴誠務須妙選天下豪傑有身家知禮義者郡縣數人得六千人分爲二營優其禮貌資給授以空銜告身擇才武重臣爲

之將帥日夕與之起居講習訓之有勇導之知方旬月而用之覽功名之途以勉之嚴督率之方以繩之何患不人人而爲干城貔虎以節制忠義之士出而滅敵滅寇可以挺撻矣

江南人滿江北土滿以江南而慮雖歲值大稔畝收十鍾不能遍給如是而欲無飢不可得也以江北而慮荒曠之土游以凶饑溝壑四方靡有孑遺如是雖有豐年沃土無人可耕雖欲無亂不可得也古者募兵實塞抽徙郡國之令至今日不可不亟講矣說者以時艱民囂憚於更張不



敢任事不知哀益者天之道補救者人之功果其懲惰民  
烝髦士給以牛種寬以征徭招之有道撫之有術以漸相  
繼不求急功講溝洫之利以資灌溉以慎隄防以通漕輸  
以紓河患則江南之民何戀此飢瘠之土而不懋遷樂國  
將十年之內悉化此閒游手以爲彼閒殷實有人有土寢  
以富強此本計也不然江北之禍已著見者不具論江南  
以農夫一養游士百人事旣困天行加譴人滿天概不大  
凶則大疫且大兵禍患不可言矣  
天下之患至今日極矣夷狄盜賊闖寺凶荒凡此者得一

足以致亂而今皆兼而有之然此猶有形之患也無形之  
患莫大乎士氣卑弱風俗益偷君子寡廉恥之圖小人無  
畏安之志夫國家所由共治者賢士大夫也太上尊學問  
其次尙氣節其下重功名若至相率爲富貴之謀則營倖  
行險無所不至矣試問今日當事君子其幼學壯行父課  
師勉大廷所爲清夜所慮有一不犯此二字否用是封疆  
無死義之臣朝廷乏犯顏之士直諒之友見斥於時流骨  
鯁之風不慊於世法幸處清燕則爲怡堂一旦有急則爲  
靡草如是而欲整頓人物匡濟時艱必不可得也農桑者



天下之本也故古者寓秀於農首重孝弟力田之科明有本也今者奢靡之極末巧是競以耒耜爲俗具以胼胝爲野人強梁者目爲雄長恭儉者賤爲寒陋褐布不給而紈綺盈市米穀湧貴而笙歌充斥耳良民盡瘁畎畝不啻肉几以獻強奸民游手膏粱動敢斬竿而語難如是而欲不變風俗富民復古必不可得也爲天下求才必思所以養之惜之爲天下生財必計所以裕之節之古者致治教養爲先以今急圖富安是策必先知其無形者而後有形之患可以次舉弭釋也

與我其此民者其惟良二千石乎漢之所以致治最富且強者率此道也故程李漢之飛將也而皆爲太守黃趙漢之良相也而始於京兆由漢時視太守最重其用之也專其任之也久故一時人士皆懋勉於功名名賢將相多從此出今俱反是以太守爲鈍曹所居苟且拙劣者始不得已爲之而又事權不屬動掣肘於司道碌碌數年及瓜而遷有如傳舍功名之途不屬利病之說不親日爲沿偷以致極敝夫人才今猶古也重用之則重薄用之則薄苟能慎重其選不以苟畀得人而授則一切境內錢穀兵馬建



革廢置用人行法一以委之不使旁掣三年課其最治行  
著聞者一優以道銜再優以院職三優以京秩使數十年  
長蒞此土如唐節度故事有專制之利無承襲之敝如是  
則人勸於功名不自菲薄盡力圖治各展其能上下相安  
莫敢苟且復漢之盛有唐之強無宋之弱十年而後敵寇  
屏息矣

以上七款語雖淺陋措用頗宜以革弊似為應時以圖治  
則能復古惟師相採酌神而明之未必無小補也不揣愚  
鄙用為芻蕘之獻脫有可採容圖侍對以悉其詳

終

堵文忠公集卷五

論著

宜興堵允錫仲緘著

星沙城守議

古人之守以戰今人之守匿焉而已古人之守守在四封  
今人之守一壁焉而已正月初四日控馬登陴熟視形勢  
自正南王道門循東角稍折而北二里許為瀏陽門皆倚  
山為築外有層岡疊峰環城峙伏以古法觀之守南城莫  
若守山矣固壘於巔出奇四伏草木塚澗俱當樓櫓之  
用艤舟於江水陸出沒此東南設險扼敵之上策也出城



上之足之集 卷五  
拐數武有醴陵坡高至城身下臨溝澗對坡有崇岡自南  
迤東環帶如郭岡南爲中湘路岡坡之間爲瀏陽路溯江  
之居民皆負岡以爲背若於坡巔築一壘則當拐敵而城  
隅固若對岡後築一壘則當東敵而坡壘固若依岡爲守  
於岡南再築一壘則盡東南之敵而居民南城俱固矣拐  
而東下臨大濠過瀏陽門以北循五六里達湘春門俱可  
恃塹爲安獨城內居民甚少多町沼地備疏備暗皆不可  
忽當於城足掘內濠以守一慮敵人之夜踰一沮守人之  
私脫也湘春當敵北來之路爲衝衢去城十許里有撈塘

河河自瀏曲折三百里而達於江急流洪濤若得戰卒五  
百人守此則舳艫不敢揚帆而南步騎不敢投流而濟此  
東南設險扼敵之上策也循西而南折則草場潮宗通貨  
德澗四門矣城西逼江立地窪下創斯築者又過恃千百  
年太平之盛基土之廣僅數尺植土之高不盈丈臨其上  
不可以旋步一旦有事馬馳卒奔未交敵先自仆矣且星  
沙襟水爲國睥睨者無不擁帆乘流朝至而夕設具焉必  
於城西伺形便賊且不支何以禦寇全城之尤可虞者莫  
大於此誠能上守層岡下守撈河則敵亦未能越險從事



堦三足分集 卷五  
然戰守無形事變呼吸脫賊恃眾深入直薄闔閭智力不及首尾不掉何以禦之江有中洲延互恰與城等若能於江上下連鐵鎖爲三浮橋中藏戰艦多備火炮以備衝擊沿洲設首尾腹三敵樓屯戰卒五百人在敵旣不能絕流而濟又不能舍舟而登在我若敵遠則以洲爲外拒若敵入則以洲爲夾擊藩籬固而門戶可以無虞也此西南設險扼敵之上策也今度未能若坏土以厚其基增壘以益其固當此凶歎官民交困應非歲月之功莫如先備懸樓數百座以資一旦之用每座桁柱盾蓋約工費五金隔三

十堦爲一座百座足三千堦之用則內足以臨城矣城之外郭居民附城之地爲欄牆掘土築之牆築而溝成度矢銃之力以爲遠近多穿突門以應援牆外築敵臺五座臺衛牆身牆衛城足進足以戰退足以守如是則江地益逼城地益寬敵無所展其具而舟亦不敢近泊卽泊亦不敢久駐是亦一時便宜之小利也大抵通郡形勢負山面江有險足恃上策以戰爲守守南山而敵不敢踰險守撈河而敵不敢越渡守江洲而敵不敢躡岸樵採不竭闔閭不壞氣展力餘居中四應十萬之敵不能攻也屹然



百二之雄矣其次以守爲守南守岡東守坡東北守濠西  
守岸資高下山澤之勢以爲屏蔽可進可退立於無畏養  
銳蓄力伺隙而動官民一心財用不匱一可當十足支數  
歲稱堅城焉其下則依垣自匿矣增修女牆多設窩鋪編  
民而立負戶而饋繕器備用閉門自畫以當數千烏合之  
眾數月之守或亦可堪

### 明倫堂說義

今日本道與官師諸士集於明倫堂上共要解透明倫二  
字方爲不負只兩語括盡千古學術之大莫切於明倫今  
日明倫之務莫切於復仇諸士子皆倫中之秀也本道與  
官師皆合有明之之責者也倫有五君臣父子兄弟夫婦  
朋友俱性分所屬而聖經首言君臣實有極明極切極至  
當不可移易的道理在試把君臣父子較量覺君臣更重  
於父子何也吾人尙可一日無父不可一日無君無父一  
家之禍無君天下之禍無父一時之禍無君萬世之禍故



地文思公集 卷五  
四  
父母之仇尙有隱忍不報姑待不報而君之仇斷不可一人一刻不報天運承平君臣明良父子孝慈兄弟友恭夫婦好合朋友信義是君臣尊安而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共得其尊安者也天運反覆君臣憂辱父子離散兄弟死喪夫婦仳離朋友乖絕是君臣危禍而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共受其危禍者也故君臣之倫合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而爲一大倫則君臣之仇又合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仇而爲一大仇不可一人一刻而忘不共戴天之義者此最明切至當之說也本道與諸士試想大行皇帝賓天之

慘二祖列宗休養之隆中興新主焦勞之德今日站在明倫二字之下覺一腔憤恨人人痛切一大擔子人人擔受一日不復不共之仇尙何明倫一日不明君臣之倫尙何面目偷生含汚生不如死誠可媿也然所說復仇者豈必人人礪刃人人裹尸之謂哉必如是猶有待惟真正志在復仇者一無所待蓋復仇之舉不在事功而在志節復仇之地不在疆場而在當下何言之滅賊禦敵必需人才人才發爲經濟經濟本於學問學問根於忠孝則今日本道與爾多士講學修誼倡義勸忠崇理學闢邪僻敦本行誦



浮華進賢俊扶不逮恂恂閭閻斥鷃去僞在邦爲彥士出  
身爲良臣誠如是以居心制行則形影念慮起居動靜間  
皆是復仇之人皆是復仇之時皆是復仇之地所謂不待  
舉而後加者也方覺在上在旁仰視俯質可以自信若反  
是而邪心僻行所動乖謬便是忘仇之人便是斃倫之士  
衾影斧鉞能無懼諸本道訓諭多士舍此二字別無本領  
今日當君臣憂辱之時尤須念念猛提事父母敬桑梓之  
什友兄弟詠棠棣之篇敬夫婦修刑于之化篤朋友廣風  
雨之詩他日出而圖君卽以奉采薇天保之治凡此皆所

以明實在之倫而復當下之仇者也若只虛憍恃氣浮慢  
務博更或旁門歧徑詭遇軼羣駕復仇之虛詞失明倫之  
實理又何取焉本道與爾多士共要識得透握得牢不可  
把明倫二字輕鬆錯過



武昌府學宮會講義利死生說  
其間命二空...  
其間又問...  
其間更起...  
其間...  
其間...

武昌府學宮會講義利死生說

今日與爾多士講究理學豈是假冒子語講究理學者所以涵養德性涵養德性者所以砥礪名節砥礪名節者所以發皇事業蓋士子一身而百行備焉德性其種子也名節其柯幹也事業其實粟也理學其耨耨灌溉之方也姑不遠引漫舉語諸士以矜絕難行之事只將四書孔孟人誦習者拈出一二與爾相商如孔子之聖莫神於從心而根柢先於立志孟子之賢莫大於不動心而得力先於知養可見士子一生幼學壯行雖未量其後日成就何如



增文忠公集 卷五  
只就當下這刻便合有把握得牢搖兀不動的本領在胸  
中悠悠忽忽從無本領一味因人苟且逐事游移勢必至  
於見利而趨臨難而怵富貴以淫之貧賤以移之威武以  
屈之由此而充種種顛倒倏忽諸緣何一不足換我本來  
面目於是大而棄禮越義不忠不孝之尤小而婢膝奴顏  
可羞可泣之行無所不至人道滅而胥世於鬼矣釐差干  
謬只在這時能無憬懼我國家三百年尊賢養士不爲不  
厚不爲不久乃一旦豕蛇薦食狗鼠橫行以致中原陸沈  
生民塗炭裳佩蒙顏衣冠竄首夙昔禮樂風教之區一旦

化爲椎埋瓊裘之域事業不充名節丕喪一至於此朝廷  
負士與士負朝廷與凡有肝血者莫不勃焉奮仇也然究  
思其故良由爾多士輩以文章爲捷取之徑從弗究心於  
理學理學衰息德性荒夷種子消亡安求幹栗失本求末  
治絲先棼此必不得之數也今日與爾諸士開宗第一義  
便以聖賢爲歸便以理學爲任當下扼定便不放鬆直造  
峯尖便弗轉退這纔是戴圓履方復古續今擔負綱常主  
持氣運的君子至其入門下手處正不在多只要勘得義  
利界限分明識得死生關頭透徹著實於四字內知明行



力自然智勇深沈於以入聖躋賢超凡得岸思過半矣試以義利言之義者甚遠難卽利者甚近易從今日遽與諸士撒卻千駟萬鍾退而薇餐瓢飲其間甘苦炎涼心嘗身受實是懸絕豈能以夸語欺人子不云乎富可求得執鞭亦爲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利者我所不必有也義者我所自有也不必有者求諸人也我自有者求諸己也求諸人者不必得之數也求諸己者欲斯至之分也不必得者既得之患失之不可終朝之事也欲斯至者既得之永勿失之勿以告人之樂也夫左手接圖右手刎頸靈龜旣舍朶

頤徒觀雖語下愚所不爲也故舍我自有求諸非分一朝詭遇千古蒙譏西山之歌與牛山之泣孰得孰失孰寡孰多義利懸殊正可當下幡然耳再以死生言之人當刀鋸鼎鑊之時安暇復談道義性命可愛勸人捋捨此難入之語也然吾非要人捨性命正要人愛性命何言之性者有生而來命者天衷而降如忠孝廉節成仁取義此皆吾性命中國有之物能愛此者堅如金石壽如川嶽生固不朽死亦不朽雖歷千古猶今存也若今人所戀戀者非性命也血骨耳肢體軀殼豢養以成長者毫釐短者髣髴吉者



塚林凶者溝壑稍掩見聞烏啄蟻嚼緣而據之此死固朽生亦朽也死固非吾有生亦非吾有也吾與多士不愛己之有而愛烏螳之有不愛不朽之真吾而愛速朽之幻吾試清夜自問有不啞然者乎吾願人愛性命者務要愛得真莫要愛得不真務要愛得了莫要愛得不了則當前鏝鋸甘之如飴不須慷慨以求直可從容而就此死生之說又其最彰明較著者也子言之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有命者言有一定之命不可苟且者也通乎此而死生事大我可以亘然今古矣在天者言有自然之天不可徼倖者也

通乎此而義利途清我可以淡然浮雲矣聖賢之言豈欺我乎吾與多士秉賦天良豈其不能爲聖爲賢總緣此義利死生因緣擾入未免受其交引若於此四字看得分明透徹更有何名節不著更有何事業不充旋乾轉坤直生心在手耳故士之所以稱士者言聖賢之言卽當心聖賢之心心聖賢之心卽當行聖賢之行只在當下這刻更不須倚傍擔延孔子三十而立要不過此擇真守定有以獨秉中和之用孟子四十不動亦只在此神清氣足有以獨運浩然之義爲士子者胸無把柄與時浮沈聖賢之口而



市塵之身不亦吾道之蝨賊哉良可恥矣故能分明透徹  
於義利死生之辨而後理學明德性固名節事業舉而錯  
之耳吾見續先聖之學以洒二祖之仇或者今日二三之  
章縫是賴非異人任也多士勉旃

全集卷五終

邑後學

徐葆辰 趙泉  
周志靖 笠舫

重校



